

编者按 如何在新的视阈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当下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必然涉及到下述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与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等。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85工程”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大基地”)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俞吾金先生与“大小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凤才教授,以对话形式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 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

俞吾金 王凤才

(以下俞吾金教授简称俞,王凤才教授简称王)

王:俞老师,近年来,您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立场鲜明地提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生存论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马克思哲学就是全面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诠释学”、“权力诠释学”、“资本诠释学”;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等等颇具震撼力的观点。您对马克思哲学一个最根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理论”。那么您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来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

俞:确实,“重新理解马克思”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索和写作的一个主题。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我试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路线,沿着“物、价值、时间和自由”的经济哲学的路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体系提出新的构想。

王:您的这些提法,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所说的“传统阐释路线”,就是指原苏联东欧、中国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哲学的

阐释路线。这条“传统阐释路线”,滥觞于恩格斯、经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最终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它对几十年来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您能否进一步说明,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与“传统阐释路线”有什么不同?在您的视野里,马克思哲学到底是什么?

俞:我所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结合对马克思本人的重要文本及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笔记和遗著的研究,对传统的阐释路线做出批评性的反思。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一传统的阐释路线,重新理解马克思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对这条传统的阐释路线的反省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与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等。

王:在谈论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我们知道,流传甚广的“三个来源”说来自于列宁。1913年,他在《启蒙》杂志上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他这样说道:“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

社会主义的当然的继承者。”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英空想社会主义;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列宁的这个说法就成为经典论述,并深深影响着迄今为止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您把英、美、德、俄的人类学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四个来源。您为什么如此重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是一个有很多讨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三个来源”说来自于列宁;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只讲“三个来源”,马克思就被解释成欧洲中心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尽管马克思研究的人类学家也大部分是欧美人,但他们著作的研究对象却大多是非欧社会,如印度村社、俄国农村公社、斯拉夫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遗憾的是,列宁生前并未见到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把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视作其理论的“第四个来源”,是要说明他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尤其是他关于东方社会的研究成果对东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王:近年来,我在给博士生开设《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及当代意义》课程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来源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家的研究很值得我们重视。譬如,他们不仅承认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关注康德伦理学对马克思早期伦理思想的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蒲鲁东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还有人强调革命共产主义、劳动政治经济学、激进人本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您的“四个来源”说也是很重要的,况且当时在学术界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呢!

俞:记得歌德做过如下比喻:正确的思想就像一条船,谬误就像水。船在前进时把水分开了,但水在船尾上又重新合拢了。虽然关于“四个来源”的见解发表于1993年,但今天的哲学教科书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时,仍然沿用“三个来源”的说法。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四个来源”的说法不但是有理论依据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这就更加凸显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

俞:没错!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目的就是想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做出全面的、准确的、完整的理解。

王:我知道,您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概念的明晰性。例如,主张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我了解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家当中,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譬如,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拉比卡、巴里巴尔等人,后者甚至宣称“只有马克思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家,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但我并不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如“只有马克思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概念明晰性问题,而且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唯一性与人们对之诠释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一直主张,应该把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与人们对他的思想的诠释区分开来。遗憾的是,人们常常把“对对象的理解”与“被理解的对象”混淆起来。比如,某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马克思哲学》,这里就存在着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混淆。其实,这本书名应改为《我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因为这本书只不过是个人对马克思哲学这一被理解对象的理解,至于他的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哲学本身,需要诉诸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因而可以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将自己撰写的著作命名为《马克思哲学》。

王:对于您的这种区分,有些学者不理解、甚至产生了误解。但是,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所谓“马克思哲学”,就是指蕴含在马克思的著作、手稿、书信、谈话等“第一手资料”中的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论文文本中:一是马克思为出版而撰写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著,如专业文献、政论性文章;二是马克思未完成的或放弃的手稿、书信;三是读书笔记、研究提纲、记事笔记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则比较复杂,它既可以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也可以指马克思同时代的和

后来的传播者、研究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理解与阐释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本,如原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

俞:其实,马克思生前已经阐明了他本人的思想与那些解释他思想的追随者的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别。他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王:关于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告一段落。下面,我们讨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首先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尤其是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对此,您能否做进一步的阐释?

俞:这个问题很复杂!围绕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人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和秘密是什么?黑格尔留下的真正遗产是什么?黑格尔对当代哲学研究究竟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影响?为什么在20世纪初会出现黑格尔研究的复兴?

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为什么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劳动和异化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切入点是什么?马克思是如何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

第三,马克思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的继承者?还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者?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哪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思想范式上,马克思究竟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还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点是什么?为什么辩证法问题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焦点问题之一?

王:问题确实是够复杂的。我们是否可以把问题简化,在这里先讨论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遗产问题?二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

俞:当然可以!首先,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遗产问题,我的观点与正统阐释者的

看法是不同的:正统阐释者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简单地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原意。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换言之,在马克思视野里,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人”、“市民社会”、“实践”、“物自体”、“历史意识”、“自由”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重要见解。

在我看来,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真正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是其人本主义理论。比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道,从市民社会角度看,人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人”;从政治国家角度看,人是一个“拥有人权的政治人”。在这里,他将“人的解放”分为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两个阶段。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显然,这些说法带有费尔巴哈的印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将唯物主义分为两种:一是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二是敌视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如霍布斯、拉美特里的唯物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基本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而非其唯物主义思想。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思想转折的起点。从这时起,马克思开始转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批评费尔巴哈的“人”只是“抽象的一般人”,而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试图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应该说,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人本主义的内涵。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解放全人类的学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手段,个性自由与个人全面发展才是其最终目的。

王:据考证,“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最早是用来翻译亚里士多德“公共政治”的,但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家那里,它具有不同含义。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最早研究了现代市民社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都对市民社会有过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市民社会没有太大兴趣。不



过,正如德裔英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所说,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civil society”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成为时髦,犹如它在两百年前曾经流行过的那样。

俞:的确是这样。自 18 世纪以来,“市民社会”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有过一些论述。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用这个概念来指称这样一些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关系,即个体的生活、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是同他人的生活、福利、权利交织在一起的需要体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它理解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却是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中阐发自己观点的。

王: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与核心。但我认为,这个概念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您如何理解“实践”也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之一?

俞:大家知道,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中,他又区分了“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后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我认为,这个区分是哲学史上的重大理论事件之一。但是,这个问题却经常被忽视。青年黑格尔在早期著作,如《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精神现象学》中考察了劳动异化问题。所有这些,都对马克思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马克思不仅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并提出了克服异化劳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任务;而且从生存论本体论出发来说明全部实践活动,强调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王:我们知道,作为康德哲学重要概念的“物自体”,在正统阐释者那里,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概念。您为什么将它当作“德国古典哲学遗产”之一?

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对象”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自在之物”),这个新见解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正统阐释者将“物自体”视为否定性概念,原因在于他们片面地理解了“物自体”的含义,仅仅将它视为不可知的对象。实际上,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有三层含义:感性刺激的来源;知性认识的界限;道德实践的范导性假设。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解开了“物自体”之谜,认为其实质就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社会物质关系”。

王:“历史意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遗产之一,似乎没有什么异议。这里就不用详细讨论了。

俞:不过,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自然辩证法(自然哲学),而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包括以下要点:从现实历史基础出发来解释观念;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只有理解现在,才能正确地解释过去;历史结构优先于历史次序;等等。

王:一谈到自由,人们立即就会想起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那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表明,正统阐释者所说的“自由”往往是认识论领域的自由。您认为,自由首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自由问题,我更喜欢将它置于政治哲学领域中进行讨论。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往往关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对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由思想关注不够。您能否谈一下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遗产”之一的“自由”,与马克思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吗?

俞:在哲学研究中,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必然性:一是自然必然性,一是历史必然性;相应地,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它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它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人所共知,康德最早对自然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在他看来,自然必然性属于理论理性范围,是认识论问题;人的自由则属于实践理性范围,是本体论问题。如果说知性为自然立法,那么理性就为自由立法。当康德谈到自由与必然对立时,那里的“必然”是指自然必然性。他认为,在理论理性的范围内,是无法讨论自由问题的。自由只能在实践理性中才能加以讨论。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有四种形式:个人与上帝的对立;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的对立;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人的自由与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对立。由此可见,黑格尔既谈到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又谈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

但是,马克思的所说的“自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他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资本论》中,他运用经济分析法进一步揭示了自由的起源和本质。他认为,一切自由都依赖于商品交换的自由;并且探讨了自由与时间的关系,提出“自由时间”概念;阐发了“必然王国”与

“自由王国”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由首先是人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正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为前提的。

王:看来,您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理解,与正统阐释者的理解确实不同。我认为,您的这种理解更加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问题的理解。意大利哲学家、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说过,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俞: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研究马克思哲学,还是研究黑格尔哲学;无论是探讨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还是探讨德国哲学演化史,这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就我目前掌握的文献而言,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1)依附论或一致论,即强调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依赖性。杜林、卢卡奇等人甚至认为,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完全一致。这种观点使马克思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仿佛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从未超越黑格尔。(2)扬弃论或批判继承论,即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阐释为批判继承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又继承并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梅林等人的这种观点,支配了原苏联东欧、中国的教科书体系。(3)否定论或断裂论,即强调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认为,尽管青年马克思曾经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从此以后,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

王:那么,您对这三种观点持什么态度?或者说,您属于哪一种观点呢?

俞:在我看来,第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尽管马克思非常重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早期也确实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批判态度。这不仅表现在他针对《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撰写的批判性论著,也表现在他已经意识到,只有自觉地脱离黑格尔哲学体系,全面地批判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体系,才可能形成新的、富有原创性的哲学理

论。同样,第三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诚然,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但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成熟时期马克思仍然承认,他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存在着不可抹杀的传承关系,并给予黑格尔辩证法以高度评价。马克思进而强调,自觉地、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这样说来,第二种观点就是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正确观点了,就是说,您赞同扬弃论或批判继承论?

俞:也不是。实际上,我的观点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扬弃论或批判继承论坚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运用这种观点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出现实际结果与理论出发点之间的错位。就是说,在具体的阐释活动中,人们未必能够准确地区分马克思所批判的或抛弃的黑格尔哲学的糟粕与马克思所保留的或继承的黑格尔哲学的精华。简单地说,即使人们选择了扬弃论或批判继承论这条合理的路径,却未必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王:我明白了,您是说恩格斯等人坚持扬弃论或批判继承论本身是正确的,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仍然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恩格斯断定,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见解蕴含着下列阐释方向,即只有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解读黑格尔著作,解读马克思评论黑格尔的各种文本和片段性陈述,才能对它们加以真正的把握。这样,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全部实质,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颠倒与对立关系。可以这么说吗?

俞:可以这么说。恩格斯对传统阐释路线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他接纳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尤其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论述,并将它提升为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2)他断定黑格尔哲学存在“体系、方法之争”,即保守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法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体系、方法之争”与“外壳、内核之喻”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其方法和内容来说,黑格

尔体系归根到底是一种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3)他认定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于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而发生的,当然,他也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两点差别:一是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二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停留在对自然界的说明中,并没有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但是,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中。(4)他试图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改造成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逻辑学》的大量引证也可以看出来。(5)他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在《小逻辑》中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哲学史观,寻找哲学史发展规律。然而,在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论述中,黑格尔强调的是逻辑对历史的主导性、支配性作用。这就又一次显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恩格斯试图以唯物主义方式重新解读黑格尔的这个观念,但没有注意到要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考察。这一点,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不同的;如果说,恩格斯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那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而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和差异性。(6)他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大部分研究对象都可以让渡给实证科学,从而断言哲学只剩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样一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被非哲学化和实证科学化。(7)他认同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论述,将自由问题从本体论领域还原为单纯的认识论领域。这一阐释方法造成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未从相应的阐释结论中摆脱出来。

王:如此说来,恩格斯就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质的阐释定下了一个基调。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传统阐释路线才得以形成。那么,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在这条阐释路线形成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您说过,普列汉诺夫构成

了从恩格斯到列宁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这应该如何理解?

俞:我们知道,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赞赏有加。他说,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同时,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也十分敬仰。他说,自己的毕生任务就是宣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事实上,普列汉诺夫也正是沿着恩格斯的阐释路线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具体地说,普列汉诺夫接受了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论述,并将它视为贯穿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中的基础性问题;接受了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存在“体系、方法矛盾”的见解;接受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接受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视为辩证法的基础。

列宁也给予普列汉诺夫以高度评价。他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他还说,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列宁是沿着普列汉诺夫的阐释路线来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结论的。

第一,列宁反复引证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在恩格斯所说的“两大阵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两条基本路线”的概念,将它上升到哲学党性原则的高度,并使之贯穿于整个人类思想史。第二,尽管列宁没有像恩格斯那样,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体系、方法矛盾”,但他认同恩格斯的这个见解。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阐释路线,坚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三,列宁赞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随着实证科学发展,哲学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即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并提出了“辩证逻辑”概念。可见,虽然列宁在革命实践上有巨大的贡献,但他的阐释路线不仅缩小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意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这些见解,经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明确化,并被写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此以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广为流传。

王:您说过,正统阐释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的判定,与事实是有出入的,也不符合马克思原意。您的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众所周知,正统阐释者的“权威结论”在于:马克思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您能否具体地说明一下,这条阐释路线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有什么不妥吗?

俞:顺着这样阐释路线走下去,必定会遇到许多理论难题:

第一,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自然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又只研究社会历史。这样,马克思的整个哲学体系就被二元化了,仿佛自然和历史是两个不相关的领域。实际上,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不存在自然以外的社会,也不存在社会以外的自然。实际上,自然作为人化自然而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第二,“推广论”体系得以成立的理论预设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同质的。然而,以自然必然性为特征的自然现象与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因而,从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中不可能推广出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来。实际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批评,已经证伪了“推广论”。

第三,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而辩证唯物主义又以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为前提,那么,一般唯物主义也就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从而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就被磨平了。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巨大原创性被掩盖起来了,它被贬低为仅适应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证性的科学。

王:我记得,您说过,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上,正统阐释者有将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的倾向,即:哲学理论思辨化;思维与存在同质化;历史与逻辑一致化。在这里,您能否再谈一下这

个问题?

俞:如果说,恩格斯启动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化的进程,那么,列宁就推进了这一进程。列宁曾经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章。而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最终使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化进程得以完成。

我认为,将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首先,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将现实生活问题神秘化,具有浓厚的目的论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作为概念辩证法,它注重纯粹概念的逻辑推演,忽视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具有蔑视人的倾向;它具有调和主义、非批判性质。其次,尽管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但仍然继承了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同一”的基本思路,这影响了普列汉诺夫、列宁、日丹诺夫。相反,马克思在清理旧的思想基地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同一”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同一性”:同质性基础上的同一和异质性基础上的同一。再次,正统阐释者几乎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观点,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产生过实质性兴趣;相反,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从逻辑出发探讨观念史,认为应该从现实的历史出发来说明经济范畴的运动。

王:我有些不明白,像恩格斯、列宁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为什么会与马克思原意不相符合?是不是他们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学术兴趣、实践经历的不同,都会使他们的思想出现差异,这就会影响到恩格斯、列宁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

俞:应当承认,马克思很重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但他始终意识到自己与黑格尔的差别,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正统阐释者夸大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从而使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除上述主观原因之外,还有客观原因。这就是:第一,马克思生前发表的论著大多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关于哲学的只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第二,正统阐释者忙于政治斗争,没有太多时间阅读哲学理论著作。

王:根据您的理解,无论对传统阐释路线的定

位,还是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化,都是从恩格斯开始的。近几十年来,关于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逝世以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主导性看法是“共同冒险的伙伴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学者们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您认为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有哪些差异?

俞:我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哲学研究出发点理解上的差异:从实践出发,还是从对自然的直观出发?马克思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一切旧唯物主义“从客体或直观形式”出发理解整个外部世界;实践唯物主义则“从主体方面”、“从实践”出发理解这一切。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即使谈论实践,恩格斯与马克思也是不同的:马克思从生存论本体论维度肯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批判直观唯物主义;恩格斯主要从认识论维度谈论实践:只把实践视为认识论的一个环节,当他谈到“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时,忽视了“革命的实践”。

二是对哲学发展趋势理解上的差异:是从人的问题着眼,还是从纯粹思想和逻辑着眼?马克思断定,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实践讨论思维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恩格斯断言,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最后就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维领域:即逻辑与辩证法。

三是对自然理解上的差异:马克思始终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社会范畴,他强调的是“人化自然”;恩格斯考察的是自然本身的运动。

四是对自由问题理解上的差异: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从本体论视角,即从人与人关系出发探讨自由问题。恩格斯是从认识论视角,即从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出发探讨自由问题。

王: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差异,而且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的问题,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争论得非常激烈。譬如:有“一个马克思”与“两个马克思”、“批判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之争。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俞:关于青年时期马克思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关系问题,确实有很多争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表明自己的看法:青年时期马克思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的差异,就主要点而言,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点的历史唯心主义,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则体现为以实践活动为基点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并不存在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既要看到两个时期之间的重大差异,又要看到其内在联系。比如,早期使用的“异化”概念到后期仍然使用,不过理解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道德评价优先”转向了“历史评价优先”。

王:围绕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事实上,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我们还必须深入讨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二是它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您说过,在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关系问题上,正统阐释者至少有两点不妥:一是他们继承了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想倾向,即把思考的焦点集中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从而遗忘了对本体论这一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二是他们将物质、存在、自然界视为可以互换的三个概念。因而,他们的“本体论”是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对此,您能否再做些阐释?

俞:我发现,在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误解:(1)片面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这种理解方式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还很典型,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纠正了这种看法。(2)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关系。(3)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继承,而忽视它与其他哲学,如卢梭哲学之间的关系。(4)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与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批判对象的对立关系。(5)认定马克思哲学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则处于对立关系之中。

俞:我发现,在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误解:(1)片面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这种理解方式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还很典型,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纠正了这种看法。(2)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关系。(3)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继承,而忽视它与其他哲学,如卢梭哲学之间的关系。(4)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与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批判对象的对立关系。(5)认定马克思哲学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则处于对立关系之中。



上述错误见解导致了三个后果:一是将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窄化,即把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来源;二是将马克思哲学立场简单化,认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是对立的、批判的关系,完全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继承、融合方面;三是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内容片面化,即主要强调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追求,忽视了它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继承关系。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既继承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从根本上说来,它属于当代西方哲学,但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许多合理因素;它体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王:按照通常的理解,马克思是一个近代哲学家,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带有近代哲学的印记,所以,马克思哲学属于近代西方哲学;但是,您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哲学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这个看法很新颖。那么,在您看来,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有什么不同?

俞:我认为,黑格尔是近代哲学的终结者,而马克思则是当代哲学的奠基人和肇始者之一。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后者侧重于认识论、方法论,以“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一致”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问题域,贯穿于这一问题域的基本问题则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前者注重哲学基础理论,尤其是本体论研究,以“实践本体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社会革命论一致”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问题域,贯穿于这个问题域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中。因而是说,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了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本体论,并通过实践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扬弃了传统哲学,包括近代西方哲学所隐含的物质本体论,从而阐明了自己与整个传统哲学,尤其是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别。因此,马克思哲学与知识论哲学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哲学。这样,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与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知识论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而非生存论哲学传统的

基本问题。

王:经您这么一说,我对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么,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您说过:马克思哲学不仅属于当代西方哲学,而且马克思还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您在什么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属于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俞:众所周知,当代西方哲学的起点一般可以追溯到孔德和叔本华,而马克思正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当然,马克思比他们都年轻,成名也更晚,但他全部思想正是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视阈中展开的。我说“马克思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因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共同性,还因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方向。与近代西方哲学侧重于认识论、方法论研究不同,当代西方哲学侧重于本体论研究,但这种本体论不同于物质本体论或理性本体论,而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论”,即以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结构为基础来和解心与身、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分裂;与近代西方哲学注重对单个事物和单个人的直观不同,当代西方哲学注重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各种关系的探索。这样,就形成了指向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的、解构性的思想倾向。

王:在您谈到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时,看到了它们在本体论问题上的不同。我们知道,“本体论”(Ontology)概念出现于17世纪。但是,马克思却没有使用过“本体论”(Ontologie)概念,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尔诺、A·施密特等人也极力否定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存在。近年来,您非常注重本体论问题研究,而且强调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对此,您能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吗?

俞: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本体论”概念,但却使用过“本体论的”(Ontologisch)概念。与正统阐释者突出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维度不同,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更加注重本体论维度,这个维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当然,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即:自我意识本体论、情欲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产劳动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

王:您能不能对这五个阶段做一些简要说明?

俞：“自我意识本体论”、“情欲本体论”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后来被马克思抛弃了。前者主要出现在“博士论文”中，当时马克思还处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鲍威尔思想的影响之下；后者主要出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时马克思主要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当然，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马克思当时的不少想法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超越了情欲本体论。

至于“实践本体论”、“生产劳动本体论”和“社会存在本体论”则体现了思想成熟时期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实践本体论”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在这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实践本体论思想。他不仅把实践理解为属人世界的基础，而且把它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根本标志。在实践本体论形成之后，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没有离开过这一基本的本体论立场。

“生产劳动本体论”是对实践本体论理解上的深化。它滥觞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之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是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变化发展的本体论前提。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等提法，都是在生产劳动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哲学思想称为“全面生产理论”。

“社会存在本体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见端倪，在《1857—1858 年手稿》、《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论述，是以分析商品的价值两重性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是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的。“自然存在”从狭义上说，是指商品的自然属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广义上说，也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整个自然界。“社会存在”从狭义上说，是指商品的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从广义上说，是指人和物（商品）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

王：我知道，在本体论研究方面，您不仅对马克思本体论学说有过精深的研究，而且还探讨了当代本体论研究的复兴。但是，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之一的实证主义传统，包括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在

内，一直将“拒斥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旗帜；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也极力否定任何意义上的本体论，您却在谈论当代本体论研究的复兴。那么，在您看来，当代本体论研究有哪些表现形式？

俞：当代本体论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向，具体可以划分为五种表现形式：即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奎恩等分析哲学家对本体论的新探索；以卢卡奇、戈尔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道论或元学。尽管具体看法不同，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马克思是相同的。

王：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人们往往注重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尤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晚年卢卡奇的思想，尤其是《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不甚关注，或者给予较低评价。您却给予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较为重要的地位，并给予《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以较高的评价。您能简单说明《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吗？

俞：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最富有理论原创性的部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确实如你所说，人们往往注重《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给予了较低评价。比如，英国学者帕金森说，该书“未跳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卢卡奇的弟子、著名学者赫勒也说，该书是一部“失败之作”。

但在我看来，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譬如：尽管晚年卢卡奇将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并无新意，但他区分自然存在本体论和社会存在本体论，并强调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来探索存在问题，却很有意义；尽管晚年卢卡奇重新肯定“自然辩证法”是理论退步，但他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视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并强调社会存在的目的性、历史性、总体性，则是正确的；尽管晚年卢卡奇强调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派生性是有问题的，但他强调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实践性、价值性、批判性，无疑是深刻的。总之，《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开拓出了

本体论研究的新方向;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所在。当然,该书也有不少弱点,如将自然本体论当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对存在与存在物不加区分;将历史性与历史主义混为一谈,等等。

王:在我看来,尽管您在把诠释学理论引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是,您对马克思哲学有一个最根本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理论”。是这样吗?

俞:完全正确!这就是我“重新理解马克思”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不过,在这里,我需要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有三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是正统阐释者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二

是当代阐释者提出的相反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我提出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是两个完全一致、可以互换的概念。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偏重于从历史意识上界定和叙述马克思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强调马克思哲学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差别在于,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核心地位。

第三,关于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唯一性与解读这一本质的多视角之间的关系:简言之,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可以从不同视角作不同诠释。譬如,从本体论视角看,它就是“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从诠释学角度看,它就是“实践诠释学”;从人本学角度看,它就是人本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文京]

## An Academic Dialogue About Marx's Philosophy in the Vision of Hermeneutics

YU Wu-jin WANG Feng-cai

(上接第 24 页)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I Ying

(1. Shaoxi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the Law School, Shaoxing 312000;

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 bear a striking similarity in terms of human thoughts. The psychological tolerance from human thoughts may probably become the profound cultural reason for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follow Marxism. In specific: Both sides study on human beings in a realistic sense; both sides accept practicality as the theoretical aim; group priorit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both side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society; the moral to shoulder the worlds' responsibility is the shared theoretical quality; seeking for harmony is their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similarity of both sides, targeting at not only providing rich ethic value for the domestic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to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developing mode based on human being.

**Key words:** Marxism;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 thoughts; psychological tolerance